

勘探祖國地下寶藏 的人們



地质出版社

勘探祖國地下寶藏的人們

地質出版社

1955 • 北 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以具體實例，生動而深刻地報導建設祖國的尖兵——地質工作者們，他們攀登渺無人煙的高山，深入泥濘敦厚的草原，涉過急湍的寒流，餐風露宿地為祖國尋找礦產的情形。書中真實地反映了地質工作者們那種社會主義的勞動態度、忠誠老實、勇敢以及克服困難、愛護國家財物等高尚道德品質。同時，也可看到全國各地的人民在如何地支援着勘探。本書可供各方面的讀者閱讀。

本書由地質部編譯出版室汪盛華編選。

書號0160 勘探祖國地下寶藏的人們 130千字

編 者 地 質 部 編 譯 出 版 室

出 版 者 地 質 出 版 社

北京宣武門外永光寺西街三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零五零號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地 質 印 刷 廠

北京廣安門內教子胡同甲32號

印數(京)1—5000 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定價(0.75元)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31"×43"¹/₃₂ 印張6¹/₈ 插頁1

前 言

自從一九五二年中央人民政府地質部成立，執行地質工作“大轉變、大發展”的方針以來，地質工作在全國範圍內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展開。兩年多以來，為國家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探明了不少礦產的儲量，並壯大了自己的隊伍。全國各主要報刊先後發表了許多反映我國地質工作的通訊報導，本集共收集了二十八篇文章和六首詩。雖然由於材料和篇幅的限制，這個集子不足以反映地質工作壯麗的全貌，但是僅從這些報導中也可以看出祖國的地下寶藏是如何豐富和急待開發；可以看出，全國地質工作人員，在黨、政府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在蘇聯專家兄弟般的幫助下，是如何忘我地勞動，創造了偉大的業績。他們披荊斬棘，餐風宿露，在實踐中不斷掌握蘇聯的先進經驗，新的社會主義道德品質也日益成長。他們真不愧祖國人民所加給的光榮稱號——經濟建設的尖兵。這些都在有力地鼓舞着全國人民，使全國人民有信心地為實現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為解放台灣保衛世界和平而奮鬥。

由於時間匆促和能力的限制，在編輯上可能存在一些缺點，希望讀者、作者和各勘探隊、普查隊的同志多加指正，另外本集中的作品，個別地方和專門名詞我們曾作了一些修正，特此聲明。

地質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五年五月

目 錄

前 言	(5)
勘探祖國地下寶藏的人們	范榮康 (7)
爲了美好的明天	
——訪問四二九隊鐵山地質工作組	汪 琦 (12)
地質勘探者的幸福	
——地質部 241 勘探隊訪問記	劉 衡 (18)
草原上的故事	
——地質部241隊訪問記之一	范榮康 (25)
改變地質工作的面貌	
——地質部241隊訪問記之二	范榮康 (30)
一個草原上的礦產普查隊	范榮康 (36)
大冶鐵礦的今昔	海 波 (45)
地下的豐收	范榮康 (51)
一個平凡的人	陳登科 (55)
科學工作隊在康藏高原上	習 平 (66)
水下勘探二百年	蘇林克 (74)
風浪來了	陸 灝 (80)
大別山找寶記	田秉山 (88)
戈壁灘上的春天	楊 朔 (93)
她們戰鬥在戈壁灘上	劉 大 (97)
活躍在天山的一支勘探隊	邵 銳 (101)

爲了明天比今天更美麗

- 記開發渭北煤田的人們……………白 翎 (105)
- 尋找石油的人們……………汪 堅 (109)
- 在柴達木盆地……………李若冰 (112)
- 柴達木兩晝夜……………謝鳴謙 (128)
- 酒泉盆地上的一支石油勘探隊……………張 鳴 (131)
- 陝北札記……………李若冰 (135)
- 爲了建設祖國……………朱啓明 (154)
- 艱苦工作的地質工作者……………茹中衢等 (158)
- 地質勘探生活片斷……………楊禮策 (163)
- 勘探隊在祁連山上……………蕭希倪 (168)
- 保證鑽機一刻也不停止轉動……………李文顯等 (170)
- 勘探隊的一天生活……………黃若海 (172)

詩

- 我是建設祖國的尖兵……………吳長城 (181)
- 勘探者……………周 紅 (184)
- 我熱愛這塊地方……………丁貴春 (186)
- 旗
- 「初進柴達木」組詩之一……………李 季 (189)
- 寫給阿拉爾革命烈士墓的話
- 「初進柴達木」組詩之二……………李 季 (190)
- 柴達木一青年
- 「初進柴達木」組詩之三……………李 季 (193)

勘探祖國地下寶藏的人們

范 榮 康

在祖國的大陸上，許多沒有人走過的地方，現在常常出現一批批帶着儀器的人們。這些人攀登高山懸崖，經常在山上和草原上工作。這就是新中國的地質勘探隊。他們背負着祖國人民的希望，奔走在千山萬水中，尋求沉睡在地下億萬年的礦藏，他們要讓無數新的工廠和礦山在自己走過的土地上建立起來。祖國人民把他們稱呼為經濟建設的前哨。

被出賣和被蹂躪的寶藏

人們都還記得，中國曾被形容成一個捧着金碗討飯的乞丐，許多人為中國的地大物博却無助於人民的貧弱而困惱。那時候，也曾有許多人夢想着開發地下的寶藏，有些人甚至直接參加了地質工作。可是，在舊中國，地質工作是被扼殺的，國民黨出賣了民族的寶藏，帝國主義把中國的礦產當做了自己的資源。

在江西一帶的錳礦區，零亂的礦坑躺在山野上，就好像在那裏不久之前曾發生過一次戰爭。日本帝國主義者曾竊取過這裏的主人地位，他們掠奪這裏的錳礦，用皮鞭和長靴逼着農民們開採，所有的礦石都運到日本的八幡鋼鐵廠去。留下來的就是這一攤零亂的礦坑。

關心中國礦產情況的人，決不會忘記中國曾被稱為一個

石油貧乏的國家。曾有許多人引『經』據『典』，說石油基本上只存在於第三紀的海相沉積層內，既然中國第三紀的沉積層少，就說明中國的石油資源也很少。可是，解放以後，根據蘇聯的理論所進行的調查，却有充分的根據證明中國的石油蘊藏量是很大的，過去的一切論斷只有一個目的——好讓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高價傾銷他們的石油產品。

在這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裏，地質工作者被困鎖在研究院的高牆裏，他們所作的多限於古生物研究，到後來，連參加這種研究的人也不容易增加了。中國的寶藏繼續被帝國主義掠奪着，或者是窒息於地下。四年前，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從國民黨手裏接收的只是兩部鑽機和尚未揭曉的地下之謎。

新中國為地質工作開闢了廣闊的道路

四年，在歷史上只是短促的一瞬間，就這一瞬間，中國地質工作却走過了比歷史上任何時期更多的里程。中央地質部四二九隊在一九五二年八個月中，在大冶鐵礦區一千平方公里內所作的工作量，就大大超過大冶鐵礦開採以來六十多年中的地質工作總量。

在五年計劃第一年的春天，只是在中央地質部領導下的，已有近萬人的地質勘探大軍奔赴經濟建設前線。中央地質部的地質勘探隊中有許多是擁有地質、測量、物理探礦、槽探、鑽探等的新型的資源勘探隊。有的地質勘探隊配備着野外化驗室、試驗室、專門為鑽機服務的修理工廠和各種電動設備。在許多礦區，地質勘探隊從棚帳搬進新建的房屋，火車和汽車從遙遠的地方運來各種器材，在許多礦區的夜

晚，第一次出現了電燈。……所有這一切都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所以這一切都使地質工作者感到興奮、激動。

中央地質部六四一隊的一位地質工作者告訴我：『我們剛到工地的時候，老鄉們常走很多路來看我們，到了去年，每天總要添些新的東西，鑽機房東一個、西一個，馬達呵，柴油機呵，一到晚上，電燈也亮了，新的幹部也一批批地到了，這時候，我們真正意識到大規模經濟建設是的確來了，也意識到這個「大」字有多麼重的分量。』

他的名字叫譚義容，一九三九年，他和許多年輕人一樣，抱着開發祖國地下寶藏的幻想，考進了重慶前中央大學地質系。當時，和他同時被錄取的還有十五個年輕人。可是沒有多久，他們就感到在那時學地質是不會有什麼前途的，紛紛轉系，沒有能得到轉系的譚義容和其他五個同學，發着牢騷讀完了四年的課程。後來，譚義容考進了前中央地質調查所。他第一次出發到野外，是被派到貴州去勘探錳礦。可是，出差四個月，只有一個星期是安排在錳礦上的。國民黨的官兒們把這次勘探當做搖錢樹，編造了預算，索取了一筆款子，而錳礦却沒有調查出來。

如果說舊中國把地質工作者困鎖在研究院的高牆裏，那麼，中國的地質工作者也似乎已習慣於這座高牆裏的狹小領域了。新中國要求地質工作者突破這個領域，和礦產見面。譚義容告訴我，從前他們曾有這樣一句話：『看到火成岩，朝後轉』。譚義容說：『因為那時候我們只研究地層和古生物，火成岩裏沒有地層，沒有古生物，也就沒有我們熟悉的和要研究的東西，看到火成岩，大家都回過頭走了。現在，國家給我們的任務是把礦產交給工業部門，我們就鑽到火成

岩裏去了。』

火成岩給只熟悉地層和古生物的地質工作者很多困難，但卻擴大了他們的視野，給了他們不斷增長自己的學識和智慧場所。譚義睿最初在東北搞有色金屬時，連礦物都沒法鑑定，但經過三個月的摸索，他已熟悉了各種礦物。測量，從前是不管的，現在也學會了。從來沒有為開採考慮水文情況，現在也知道要調查水文地質情況了。許多不懂的事情學會了，譚義睿和許多像他一樣的地質工作者很深刻地感到新中國給他們帶來的前途。正因為這樣，他們一九五三年的任務雖然超過一九五二年十倍至二十三倍，但是他們除了感到責任艱巨外，同時感到的却是光榮。

新中國的地質勘探大軍裏，有一批是在新中國的高等學校裏培養出來的青年地質工作者。他們是地質工作中的新的血液。一九五二年的秋天，歷史上數目最多的一批地質系畢業生被派到各個野外隊去。這些人獻身祖國的決心表現在當時在他們中間流行的兩句口號上：把大山當作小土堆，把大海當作小河溝。

這裏，我講一講劉湘培的故事。劉湘培是清華大學地質系的畢業生，一九五二年九月，他和其他一些同學被派到中央地質部四二九隊。劉湘培很坦率地告訴我，野外的生活對於他們說來，確實太陌生了。他們長期生活在美麗的學校，習慣於柏油馬路上的散步，現在他們住在荒山野谷中，要攀登高山懸崖，常常喝不上水，常常只有白薯充飢。於是，有些人不免懷念起家庭、學校和城市生活來。總之，剛開始的時候，許多事情是不習慣的。可是，新中國對他們的教導，使他們懂得了思想鬥爭，他們獻身祖國的熱情，逐漸湮沒了

思想中的消極因素。

這一年的國慶節，他決定了要以終生堅持工作來紀念，晚上，他在日記中寫下一段誓詞：『今天是國慶節，我宣誓！要把我的全部精力投入長期的、艱苦的、與大自然的鬥爭中，直到心臟最後一次跳動為止。』

不久，有一天，隊長病了，有些事不能做，又颳着北風，大家想起在他們走向工地的路旁有一座山，過去總認為山上只有一些變質岩，不妨利用這個時間上山去看看。劉湘培擔任了這個任務。他爬到山頂，終於在碎石堆裏發現一些碎礦石，這種礦石的形狀和他們以前發現的磁鐵礦相似，但這座山距離以前發現的礦體有二公里遠。他很懷疑：為什麼在兩公里以外的山上會出現相似的磁鐵礦呢？他撿了幾塊礦石放在羅盤上，羅盤的指針顫動了，證明確是磁鐵礦。大家興奮得很，馬上報告了總隊，總隊派來了物理探礦的同志，用物理探礦的方法證明了這可能是一個隱伏的大礦體。

許多和劉湘培一樣的青年地質工作者，都在實際工作中得到鍛鍊，學到許多在課堂裏沒有學到的東西，並且爲了有機會把自己的勞動獻給祖國的工業建設感到幸福。劉湘培笑着對我說：『我這人很喜歡幻想。每天黃昏的時候，我們從工地回家，走在山上，看到太陽下山了，山和天都給照得紅紅的，多麼美麗。我總想着，不久以後，這裏會出現許多大煙囪，在山谷裏冒着煙，也把山和天都照得紅紅的。』

我想，這倒不是幻想，這是新中國的明天。勘探祖國地下寶藏的人們正爲明天而奮鬥。

（原載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

爲了美好的明天

——訪問四二九隊鐵山地質工作組

汪 琦

訪問鐵山是十分愉快的事。這不但因爲鐵山是一個羣山環抱、風景幽美的地方，更重要的是鐵山到處充滿着勞動的喜悅。在祖國有計劃的經濟建設開始的第一年春天，這些壯麗的景象，使每一個來到鐵山的人都會振奮起來，如同看見了幸福的明天一樣。

一九五三年四月，四二九隊鐵山地質工作組已完成了他們第一個地質勘探報告。這個資源報告所精確計算出來的鐵礦埋藏量，將作爲祖國建設新的鋼鐵中心的重要的依據。這個莊嚴的神聖的事業，鼓舞着鐵山地質工作組的年輕、快樂的人們。

鐵山地質工作組一共有九個人，要在四月份完成這樣繁重的任務，是十分困難的。九個人中有三個是從來沒有進過地質學校的練習生。他們去年年底剛來鐵山的時候，就像站在汪洋大海邊上的孩子，什麼也不懂。從老鐵山到尖山，中間有幾座大山。山就是山，什麼也看不出來。老同志却說：『要把每座山的鐵的埋藏量計算出來。』『這怎麼可能呢？』三個練習生就是帶着這樣渺茫的心情走上這個新崗位來的。另外三個實習員是剛從大學畢業出來的。他們學習過，也實習過；但沒有實際工作的經驗。被他們所親愛地稱呼爲老一

輩的三個技術員，解放前不久才從課堂走出來。舊社會的陰暗，使他們沒有得到一點溫暖。要學本領，就要摸着石頭，跟在師傅後面漫無目的地走。一年，兩年，都摸不着地質圖。師傅默默無言，徒弟也不敢輕易詢問。他們各有各的心思，一條看不見的鴻溝把他們隔開了。解放後，一切情況都變了，國家愛護着他們，人民期待着他們，發掘地下祕密的光榮任務落在他們的肩上。他們雖然有着奔放的工作熱情，但是，對新的地質工作也很生疏。他們不怕担子重，把這當作最大的光榮；他們不怕困難，把它看成考驗。他們不是根據人力規定任務，而是根據需要來分配每個人的工作。每個人都擔負着兩種以上的工作。他們晴天爬山，下雨進洞。晚上，汗水濕透的衣服和潮濕的鞋還沒有脫下來，就又開始準備第二天的工作了。

生長在美麗的清華園的董新菊，爲着祖國的需要，三年讀完了四年的大學課程。去年九月，她走上了這個光榮的崗位。她出生二十二年，從來沒有離開過媽媽。她和思家病鬥爭着。她出來的時候說三個月後回家，現在已經半年了，媽媽來信探詢着她的歸期。她告訴媽媽：『你在人民日報和人民畫報上看我的消息吧，我說不定什麼時候回家。』她的愛人在另外一個地質勘探隊裏工作，他們彼此深深地懷念着。組織上爲了照顧他們，讓他們到一起去工作。她想：『這是祖國利益和個人利益矛盾的時候，我應有所選擇。這是一個考驗！』她兩次答覆組織，她不願意走。她說：『我就好比一部大機器上的一個小螺絲釘，我走了，機器就會不靈的，我還是留下吧。』實習員王光天在一個一千多公尺長的坑道裏做觀測點。過去，日本帝國主義爲了掠奪我們的資

源，養肥他們自己，匆匆忙忙地搶走了我們的鐵，把一個非常不規則而又殘破的坑道留給我們。鐵山地質工作組的人形容這個坑道說：『一脚高一腳低，又滑又危險！』她就是整天蹲在那上面不斷滴水的坑道裏工作。許多年沒有人進過的黑洞裏，有一股說不出的悶人氣味。煤油燈昏暗的燈光，總是和她的近視眼鬧彗扭，她仍成天在坑道裏愉快的工作。如果有人勸她休息一下，她總是拒絕，接着照常去工作。配合鑽機、測水位、劈取岩心等工作，技術員和實習員都沒有參加，由練習生獨立去做。他們人少，工作多，路途相隔很遠。他們想出了節省一分鐘、一秒鐘的竅門。練習生在測水位和配合鑽機的時候，把一天所要走的路線先計劃好，盡量縮短走路時間，不走彎路，增加工作時間。量水位時先把水位基號的號碼排列好，把鉛筆放在要紀錄的那頁紙上，在測記時，把皮尺和紀錄本放在一起，不會因找這找那而耽誤時間。他們一邊測，一邊記，順着規定的路線走。他們的心血換得了更高的工作效率，一天做了五十二個點子。當我訪問他們的時候，練習生李伯陽自豪地告訴我：『現在，我們不單純學習，我們已經直接參加工作了。我們每個人都能完成每季、每月、每天的工作計劃。』

九個人就像一個人在工作。他們做每一件工作，都要經過學習和討論。有時，他們請別的部門的同志給他們講測量、物理探礦、鑽探。爲了更懂得自己的工作，他們也經常學習和自己工作有關的部門的工作。有時，九個人圍着一個堆滿了圖和書本的長方桌子，肩碰着肩、頭挨着頭地研究和思考。技術員沈其韓把討論的題目宣佈以後，熱鬧場面馬上就出現了。有的發表意見，有的提問題，有的說出自己

其他同志尖銳對立的意見。參加這種爭論，是沒有一個人例外的，平時最沉默的黃鐘的聲音也決不小於別人。有一次，我參加他們關於怎樣學習蘇聯計算礦量的先進方法的討論會。邊效曾和黃鐘之間發生了爭論，大家也都參加了討論。最後，在精確計算礦量的統一的思想下，意見一致了。紀錄的同志把這個結論記在本子上，工作就是依據着這個結論來進行的。同樣的爭論，也會發生在另外的場合。三個實習員和三個練習生都是獨立工作的。在一定的時期內，技術員要檢查實習員的工作。邊效曾很相信一個道理：『做地質工作靠兩條腿跑，哪裏沒有跑到，就會出毛病。』他做棺材板山地質圖時，因為有一個地方沒有走到，把整個地質構造搞錯了。他帶着實習員上山的時候，總喜歡談許多話。他說：『過去做地質工作，站在山頭一看，大筆一勾，就算完了。現在，我們要經得起一次又一次的檢查，一絲一毫也差不得。』他就是用這種精神來檢查實習員的工作的。『老王！這個觀測點位置錯了。』對方稍一強調客觀原因，他馬上就嚴格地說：『測量的不對，我們自己可以用皮尺量呀！』他是從來不吝惜讓該返工的工作返工的。全組年紀最小的董新菊常常得到大哥和大姐的幫助。她剛來時，跟老同志出去填地質圖，老同志總是一邊走一邊指給她看地質變化現象。老同志畫了圖，又叫她看。她開始工作的時候分不清斷層，以後就慢慢地學會了。現在她也和老同志一樣教練習生怎樣工作。老同志看到他們被祖國當作無價之寶送到工作中來，又看到他們飛躍進步的情況，常常羨慕地說：『你們真幸福！』董新菊總是這樣回答：『以後的人比我們更幸福！』

他們熱愛工作。他們了解鐵山，就像了解一個最好的朋友一樣。他們愛鐵山，就像愛自己的母親一樣。在室內工作了一個時候，就想到山上去看看鐵山怎樣了。從野外回來的人，興奮地把一天的工作告訴別的同志。別的同志帶着極大的愉快聽着，問到他們所熟悉的和關懷的一切：一條山脈，一個斷層，一塊石頭。快樂的董新菊一聽人提到尖林山，馬上就跳起來說：『我的尖林山怎樣了？』『那個地方我去過，多好的鐵礦呵！』

他們愛鐵山，鐵山也愛他們，不斷地把新的知識和寶藏顯露給他們。鐵山的埋藏量被正確地計算出來了，尖林山又見了新礦。每一個小的勝利，都使他們更熱愛工作；每一步的前進，都成為他們歡樂的原因。傍晚，鐵山是十分美麗動人的，一切都籠罩在薄薄的迷霧中。春風吹過，帶來田野中一陣陣的油菜花香。勞動了一天的人們，在球場上、在俱樂部裏、在田野中，縱聲地歡笑着。鐵山地質工作組的同志，最近以來，往往是從辦公室出來得最遲，從山上回來得最晚，但是，他們很快就和這溫暖的夜晚融和在一起了。看電影、跳舞、散步，在他們做完了工作之後，哪怕只有幾分鐘，他們也是抱着極大的熱情參加的。與其說他們在畫一張圖，寫一段報告，爬一座山，不如說他們是在一天天地接近着最崇高的理想，每一刻的工作都帶來那樣多的愉快和幸福。從前地質工作者的理想永遠是理想，一條虛線多少年以後還是一條虛線。一座埋着無窮寶藏的大山，僅僅因為一層薄薄的肉眼看不透的黃土掩蓋着，就會使你看不見岩層變化的真面目。舊社會裏許多地質工作者也有過熱情和理想，可是，他們的理想在紙上湮沒了。有一個老地質工作者，他奮